

“康乾盛世”与宿迁治水

●郑谐

保漕的咽喉之地

明朝末年,宿迁成了维持朝廷漕运的咽喉之地。

万历六年(1578年),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第三次被任命为总理河道大臣,他全面实施“修筑堤防,束水攻沙”的治河主张,在宿迁(今宿豫区、宿城区)、桃源(今泗阳县)、清河(今淮阴区)黄河沿线,筑崔镇(今泗阳县众兴镇史集之西)以塞决口,筑遥堤以防溃决,同时大修高家堰,实行“蓄清刷黄”,即提高洪泽湖水位,籍淮河之清水以冲清口(今淮阴区西南,古泗水入海口,也称清河口;南宋建炎二年即1128年黄河夺泗入淮后,即为黄淮交汇之处),挟裹黄河之浊流,从黄淮合流水道(被黄河夺占了的淮河)东去云梯关(今滨海县以东)入海。

通过潘季驯如此治理,徐州之下的黄河“缕堤(近河束水之堤)之内,运道可无浅阻;遥堤(远离河道的又一道防汛主堤)之外,民田可免淹没”;田庐尽复,流移归业,国计(漕运)无碍,民生有赖。

但这种局面并没维持多久。潘季驯治河以后,黄河溃决多发

生在单县、曹县一带,从南阳(今山东微山县北境)至留城(今微山县西南40里)的人工运河——南阳新河,几乎年年受到黄水侵扰;留城至茶城(今铜山县北,北来泗水会黄处,也即黄河夺泗南流处)的泗水运道,也经常因黄水泛滥而淤塞;黄河频频溃决改道,还经常使徐州至邳州(治所在今睢宁县古邳镇东,故黄河北岸)。

河新道北接南阳新河南端的留城,引微山湖之水,经韩庄湖口(今枣庄市南微山湖东),沿途汇入沂河、■河等诸河之水,到邳州直河口接入黄河,全长260余里,避开黄河330余里。虽然沂蒙山大水之年沂、■水势强劲,直河口“湍急日甚”,漕船到此风险极大,但总算“运道大通”了。

黄河避开了“运道大通”了,黄河就更是弃而不治了,单县、鱼台成为黄水肆虐之地。天启五年(1625年),漕储参政朱国盛为避开直河口的漕运风险,疏通了的马颊口(今邳州市南),接通■河新道,从马颊口向南疏三汉河流沙十三里,开庄庄河百余丈,浚深小河二十里,开王能河二十里(分别在今邳州市窑湾镇和宿豫区黄墩镇、皂河镇境内),使人工运河通到骆马湖西湖口的黄河,并以开河之土筑堤分隔湖水,同时作为纤夫通道。这段运河全长57里,称为通济新河,俗称“湖中河”。从此,运河从骆马湖西湖

口进入黄河,西湖口成了北运口。骆马湖地势低洼,稍有大水,黄河与骆马湖就连为一体,威胁漕运。第二年,总河李从心从北运口向南续开新河,到10里之外的陈沟(今皂河镇北),陈沟入黄处又成了北运口。

李从心的新河刚开成,邳州之上的黄河溃决,洪水漫天遍野,涌入骆马湖,新河淤塞,漕运受阻。

骆马湖周围的民夫们几乎天天在疏浚、防汛工地,维持漕运通行。

崇祯二年(1629年)春,黄河在曹县之下多处溃决,随后睢宁的黄河泛滥决,睢宁县城坍塌,沦为废墟。洪水奔腾,漫流宿迁,骆马湖又与新河连为一体,漕运中断。

此时的明帝国正处于农民起义烽火连天、满人入侵步步紧逼的内忧外患之中。漕运中断,让焦头烂额的崇祯皇帝震怒不已,李从心被罢官。

继任总河朱光祚紧急征调宿迁、邳州数万民夫,疏浚新河,加固大堤,“避河险十三处”,改通济新河为顺济河,维持漕运。

崇祯七年(1634年),黄河在沛县溃决,洪水涌入东南,徐邳一带尽为泽国,骆马湖中的黄河运道又断。朱光祚被治罪,死在狱狱之中。

骆马湖中的黄河让两任总河获罪,让继任总河刘荣嗣胆战心惊,唯

恐避之不及。他决定废湖边的顺济河,从宿迁至徐州另开新河,用分流的黄河之水通漕。

为了开挖这条200余里的新河,多年处于水患之中的宿迁、邳州、睢宁和徐州各县的民夫全部被征调,他们饥寒交迫,在胥吏和军士的催逼之下日夜赶工。邳州上下近百里,全部在几乎淤为平陆的黄河故道上开挖“尺许之下皆沙,挑掘成河,经宿沙落,河坎复平,如此者数四”,工程极为艰难。

到第二年,好不容易开出河道,可是引入黄水之后“波流迅急,沙随水下”,很快又淤塞浅涩,漕船尽陷泥沙之中。与此同时,骆马湖中的黄河水势却退了去,湖边的顺济河稍作疏浚又可通漕。巡漕御史等官员上奏朝廷,崇祯下诏,将刘荣嗣父子及参与治漕的工部郎中胡琏锁拿问罪,不久都死于狱狱之中。

继任总河周鼎鼎取刘荣嗣的教训,全力维修■河新道和骆马湖西岸的顺济河,维持漕运通航。

崇祯十三年(1640年),骆马湖中的黄河水势暴涨,又冲毁了顺济河大堤,漕船浅阻,进退不得。崇祯下诏将周鼎充军到边远烟瘴之地,诸多朝臣上疏求情,崇祯念其保漕5年之功,特开恩宽大,予以罢官处理。(待续)

(作者单位:宿迁市政协)

越海追踪

——国际刑警联手反绑架纪实



●陈双娥 杨远新 著

作者简介:

陈双娥,女,1957年10月出生,笔名陈红霞、蕾红菱、王德凤等,湖南省汉寿县人。中共党员。毕业于湘潭大学。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长期从事财会和行政管理工作。现任湖南省财贸医院韶光分院副院长。1980年发表处女作《会计之歌》,迄今已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320多万字,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《大追捕》(长江文艺出版社),纪实文学《权与法的较量》《义与法的冲突》《钱与法的碰撞》(湖南人民出版社)。共有12篇作品、1部文学专著获得各种文学奖项。

杨远新,男,1953年6月出生,笔名陆戈平、晋大海。湖南汉寿人。中共党员。199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。历任汉寿县《工农兵文艺》编辑、汉寿县创作组创作员、汉寿县文联文学专干《沧浪》杂志主编《小溪流》杂志编辑、武汉大学作家班党支部书记《当代警察》杂志编辑、编辑部主任、副编审、副总编辑。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兼县严打办公室主任、湖南省公安厅户政处秘书科科长、湖南省人口管理与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、湖南

省公安厅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局作风办主任。湖南省作家协会第六届理事、湖南省公安厅一级警督。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文学创作一级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险走洞庭湖》(与陈双娥合作)《雾过洞庭湖》《爱海恨涯》《孤胆邱克》,长篇反腐纪实《红颜贪官》,中短篇小说《落空的晚宴》,散文集《局长在紧急关头》,侦探纪实文学集《中国刑警大扫黑》《中国刑警在边关》,共出版文学作品28部,720多万字。

穿越广州城

乔引军跨着本田,在五颜六色、七上八下的车河里疾驰,时而抛起,时而跌落,偏左偏右,红灯,绿灯,前呼后拥,你挤我抢,分秒必争,寸步不让,长驱直入,紧急刹车。

启动、加速、飞奔。乔引军和她的本田,甩下北较场路,穿越环市东路,终于驶进天河路,离她要到的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还远,她没有丝毫松懈,依然睁大眼睛,针扎不眨地盯着面前滚滚滔滔,闪闪烁烁的车流人流,寻找一切可以寻找的空隙,抓住一切能够抓住的机会,千方百计地往前钻。汗水湿透了浑身的警服,她想拉一拉,抖一抖,让凉风往里面钻,可她双手腾不出功夫,只能紧握扶手,驶了一程又一程。

今天,她觉得广州特别大,特别挤,特别嘈。

她以往从没有这种感觉,相反,她眼里的广州像一颗玲珑剔透的明珠,高楼错落有致,小车穿梭如流,美女遍地生辉,她无论到哪个单位开会,不管去哪个角落查案,本田启动,穿云腾空,眨眼即到。

今天却不同,从黄华路到石牌村,从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广东联络处到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

院,自西向东,笔直坦荡一条道,为何迟迟不能到。越急,越觉得时间慢;越急,越觉得路程长。

乔引军顿生感悟:人生何尝不是如此。不受压,不挨整,春风得意,一帆风顺,一年晃眼即过。穿小鞋,受刁难,被嫉妒的目光包围,遭庸庸的上司压制,一日如同一年。

眼下,她下了班,急着赶到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,接替她那刚满10岁的女儿洋阳,照料、守护病危的母亲。

她在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广东联络处忙碌了一天,她不知母亲的病情有无变化。在这个世界上,母亲是她最敬重、最热爱、最心疼的人。她与母亲相依为命几十年,母亲将一切都给了她,青春、心血、智慧。过去,没有母亲对她的精心培育,今天,就没有她事业的辉煌。现在,母亲病重,她却挤不出时间,守护在母亲身旁。她只能把这重任交给她那不满10岁的女儿洋阳,替她守护照料病床上的母亲。

早晨,她离开医院去上班时,慎重地叮嘱女儿:洋阳!外婆的病情如果有什么变化,你就要赶紧拨打我的手提电话。千万耽误不得。

一天过去,她不见女儿洋阳给她任何音讯,她想:母亲的病情一定稳定。不然,洋阳不会不与她联系的。但她又放心不下,洋阳年龄虽小,却聪明懂事,为了不影响她查办案件,抓捕歹徒,说不定什么困难都会瞒着她。

这一天里,母亲的病情是好转,是恶化,她不知道。她曾抽空给病房打电话,因为要通过医院总机,很麻烦,很罗嗦,不是总机占线,就是病房没人接。

她每时每刻都在着急,牵挂,恨不能插翅飞到医院,但她丢不下手头正与国际刑警美国国家中心局、国际刑警加拿大国家中心局、国际刑警菲律宾国家中心局、国际刑警马来西亚国家中心局联手查办的特大

跨国贩毒案。

忙碌中,她心里不免有点后悔,当初不该选择当警察,尤其不该做这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广东联络处联络员,一年四季破大案,从早到晚追要犯,时间掌握在犯罪分子手里,自己没有一点支配权。经商、从政、执教,七十二行,哪行都比当警察好,都不会连自己的母亲病危住院医院都顾不上守护、照管。

她没有让自己的这种情绪发展、蔓延。

她时刻记着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A局长勉励她的那句话:警服身上穿,为民保平安。她既然穿上了这身警服,就不能愧对它的使命。

她又全身心地与国际刑警组织美国国家中心局、国际刑警组织加拿大国家中心局、国际刑警组织菲律宾国家中心局、国际刑警组织马来西亚国家中心局合作,查缉跨国贩毒分子的踪迹。

人们早已下班,回到了各自的温馨港湾。

乔引军忙完了一天的工作,终于走出了她那悬挂着国际刑警组织标志和世界各国警徽的办公室。

她驾驶着本田摩托,赶往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。也怪!心情越急,堵车越频繁。她欲狂吼,怒骂,然而,吼谁?骂谁?谁也不能吼。谁也不能骂。她耐着性子,寻找缝隙,千方百计,灵活机智地往前钻。

穿越十几里街道,似乎比飞过太平洋还难。乔引军到了中山路,摩托向右掉头,驶进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,浑身已是大汗淋漓。

住院部前,她锁了摩托,摘下头盔,这才注意到月光皎洁如水。

她抬眼望天空,明月欲圆,清辉泻泻,尽管羊城上空布满了霓虹灯,却抵不住它的流入、撒播,所有楼群屋宇,花草树木,空间大地,都被其深深地笼罩。

乔引军想到,再过两天,就是一一度的中秋节了。

月圆家团圆。可她这个家,看来不能像往年那样团圆在一起,共度中秋,共赏明月。

母亲病情危重,两天岂能康复出院;丈夫赴香港与外商洽谈大宗合作业务,事关公司的生存发展,今天已来过电话,三五日还不能回来。只有她和洋洋守着母亲,在医院度过今年的中秋。

她希望母亲转危为安,明年中秋,丈夫有再重要的生意也不让外出,和她一起,采购最香甜的月饼,备下最美味的米酒,全家欢欢喜喜,共赏圆月,共度佳节。

乔引军边想边走,跨进了住院部一楼,乘了电梯,直上四楼。

她走进病房,眼前是乳白色的墙壁,吸收的是充满来苏尔味的空气,置身的长长走廊里除一两个白衣天使飘过,没有别的身影。这与外面的大街比较,似乎到了另一个世界,她不是在闹市中的医院,而是在远离闹市的海岛上,周围是起伏的海水,翻腾浪花,没有你拥我挤,吵嚷嘈杂。

每天的这个时候,病房里最空旷、最安静。医院规定:每晚七至九点,病人到室外活动。

乔引军抬腕看一眼手表,时针指向八点。

她怨恨自己来得太晚,母亲虽然病重不能到室外活动,可衣服要换、身子要擦,好多好多的事需要她做。女儿洋阳才10岁,成天服侍、照料一个昏迷不醒的病人,多苦多累,身体强壮的成年人也难以承担。女儿还空着肚子,等着她到了,才能有晚饭吃。

乔引军推开408病房的门,她以为女儿洋阳一定会做一个惊喜的动作,接着猛地扑进她怀里。

可是,病房里不见女儿洋阳的身影,只有母亲孤孤单单地躺在病床上,正接受输液治疗。(待续)